



## 社会现实主义的书写

上接 06 版

体验，这样的诗歌能够让读者更有代入感，亲切感。

从另一方面讲，也消除了文本对读者阅读的隔阂，而这一切的效果都是通过“我”的在场性来实现的。例如《暴风雨》一诗中有一段写道：“何止生活 / 我们也在历史的暴风雨中挣扎 / 暴风雨要的是要我们换掉打湿的衣服 / 历史的暴风雨却会让我们一蹶不振”。“我们”这个称呼的使用堪称移花接木，本来作者可能是在自述经历，因为“我们”的出现，现在不是作者“我”自己了，而是有了“你”也有了“他（她）”，通过嵌入人称巧妙的将读者引入文本情境中，跟着作者一同去迎接暴风雨的磨炼，像海燕一样大声呐喊，仿佛读者此刻就是作者本人，正在作者精心构建的世界中去经历去生活。而作者正是借由这种非个人化的本我错位与模糊完成了与自我、读者、世界的紧密联系。

### 三、徜徉在抒情与叙事之间

江单的诗歌写作表现出了不同于他者的鲜明个性，当然这不是说他找到了独特的精神领地，而是指他的言说方式。纵观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历史，在经历过 80 年代的抒情滥觞后，90 年代兴起叙述的深度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对 80 年代的抒情滥觞进行了校正，但也有矫枉过正的过度叙述。

诚然叙述无罪，因为汉语本身是有诗意的，它所呈现的这些人、事、物可能也带着诗性，重要的是你的叙述有没有传达出这种诗性？我们看到许多叙述变成了为叙述而叙述，停留在了事件本身和浅表层，并没有呈现出这种诗意来。

而江单的诗歌叙述就很好的避免了这些，他在当代汉语的抒情和叙事两个主流之间选择了一种带有自己声音的讲述方式。他整体上是讲述为主，首先虚构了一个忠实的听众，当然，这种虚构也许是无意的，然后就一首一首地，一个一个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所想讲述给这位忠实听众。他的讲述既有对人与事的叙述，也有对物的描述，对情感的倾诉。

在讲述过程中，他几乎摒弃了客观，而加入了诗写者的立场、视角、

情感、好恶，甚至语调和语速，让相同的事物折射出了不同的光和声音。很像同一个物体被绘画者从不同的方向来进行素描绘画，呈现出了不同视角下的独特状貌和征象。

所以这本诗集除了文本的意义之外，还告诉当下的诗界，在我们视野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些陌异的诗写者，正是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发出了当代汉诗隐秘而独特的声音。

这里我们以诗集同名诗《我只是想要感受风》为例，“藏在头巾后面的那双眼眸 / 惊恐地打量着眼前的世界 / 头巾的缝隙外面 / 一如既往地黑暗 // 他们总用宗教的理由 / 告诉女孩们什么不能做 / 是的 / 女孩们什么都不能做 // 成为一个勇敢的人 / 甩掉讨厌的头巾 / 走上德黑兰的街头 / 呼喊 / 呼喊对独裁的憎恨 / 呼喊自由的力量 // 没有一个女人 / 是男人的附属品 / 没有一个女人 / 愿意成为男人的附属品 // 不惧恶魔的鞭打 / 也不害怕丧心病狂的石刑 / 被囚禁的玫瑰 / 不再想被困在魔咒里 // 向男人说不 / 去挑战威权 / 流血和监牢 / 是女孩们伟大的墓志铭 // 所有的自由 / 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 不是自己争取来的自由 / 谁也不想要 // 脱掉头巾 / 我只是想要感受风 / 脱掉头巾 / 我只是想告诉先知 / 从来都没有神 / 也没有人会来献祭”。这里，作者以一个他者的口吻夹叙夹议，一边叙事、一边抒情，作者以一个第三者的视角站在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仿佛一双上帝之眼，他着力用诗句打破人们脑海中的刻板印象，所谓的感受风，其实是对自由的渴望。

我们知道非洲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地区的女性有着裹头巾的习俗，作者很好的抓住了这一细节物象，头巾实际上代表了对女性身体自由与思想解放的束缚。通过对头巾态度的变化鼓励女性勇于摆脱束缚、争取为自由而奋斗，没有哪一种人天生高贵，不论男女，众人生而平等。那些惧怕女性独立的男性主义企图用宗教、神明的理由对女性进行圈禁，因而作者在最后说从来没有神，也没有人会来献祭，这首诗堪称女性自由主义的战斗檄文。作者一边描述客观现实，一边鼓励呐喊，他善于游走在抒情与叙事之间，在给读者讲述、诉说的过程中浸染读者的心灵，启迪大众的思考，

引发人们的共鸣，这也是其诗歌写作的一大特色。

可以说，通过这本诗集，江单接通了丰富的，甚至是不无挣扎的内心和大千世界的联系，也恰恰因为大千世界的瞬息万变，社会现实的触目惊心，反过来造就了诗人丰富的内心。杜甫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写作是诗和人相互成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诗人内心的声音不断外化，大千世界在不断缩小，两者最终在诗人的笔尖下，在一首诗歌里相遇，并迸溅出耀眼的火花，照亮了诗写者和阅读者。

如果我对江单的写作提出建议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着不要把所有的诗都写的这么顺畅，甚至可以故意写得艰涩些，粗糙些，拙笨些，减缓一下言说和讲述的速度，慢下来，世界的真实才能更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 四、结语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用这句话来称赞江单先生的诗歌，想来应该也是不为过的。他选取那些有代表性的语象、大众联想度高的物象入诗，通过语象和物象的融合营造出诗歌独有的时代性意境，这样通过语言表达也能让读者感受到文本中深层次肌理性的东西，由此达成他见证时代，记录时代的目的。反映时代，他是思想者；观察时代，他是思考者；走入时代，为社会现实画像，他是镜鉴者。

用执着的笔墨书写着时代的过往迷茫、当下辉煌和未来想象，他一直在路上。

**作者简介：**郭园，男，安徽芜湖人，宁波市镇海区作家协会会员，芜湖市作家协会会员，华夏日报社副刊编辑中心编审，华夏日报社思想者电台执行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评论、影视批评。

在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影视评论、诗歌、散文多篇，作品见于《宁波大学学报》《河南大学学报》《郑州日报》《钱江晚报》《博览群书》《青春》《慈溪日报》等报刊。

## 台北市记者公会 改选 《人间福报》 社长妙熙法师 当选第 30 届 理事长

华夏早报讯（驻台北记者黄昭蓉）12 月 28 日，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举行第 30 届会员大会，并改选理监事，选出 25 位理事及 7 位监事，《人间福报》社长妙熙法师荣膺新任理事长，这是 1966 年该会创会以来首度由出家法师担任理事长。妙熙法师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公会创立宗旨，和所有理监事一起服务社会大众。

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历届理事长都是台湾举足轻重的报人与媒体人，包括叶明勋、萧同兹、曾虚白、王惕吾、余纪忠等。《人间福报》由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创办，以“人间佛教”精神为社会带来祥和欢喜，深受大众肯定。

妙熙法师致词时表示，星云大师在 2000 年创办《人间福报》时，因是宗教家办报，且需庞大人力与经费支持，最初不被媒体界看好。即使佛光山资源不充裕，还是坚持大师理念，希望用媒体、资讯与正向报导带给台湾社会正能量。“今年是《人间福报》第 23 年，虽然大师于二月圆寂，今天把这份荣耀和肯定回报给大师，相信他会很高兴。”妙熙法师表示。

对于公会未来愿景，妙熙法师指出，本届公会将迈入创会第 60 年，成果得来不易，感谢历届新闻前辈努力经营，让媒体多元发展，使得台湾成为言论自由、思想开阔的宝地。未来面对 AI 新时代、气候变迁等人类历史上的重要议题，更需具备前瞻思考和行动，才能开创新局。

妙熙法师强调，公会多年来举办社会光明面新闻报导奖，目的是鼓励媒体工作者报导社会各阶层的光明义举，激发社会良知，此与星云大师创办《人间福报》所坚持的信念相符，未来将持续发扬，为社会带来正能量、善循环。